

## 我的母亲

●余建兰

我的母亲出生在浙江西部淳安县汾口镇的一个小山村。1959年,新安江水库开始蓄水,29万淳安人民陆续举家搬迁,13岁的母亲随家人往后山后靠移民。

母亲上面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,两个哥哥成家后,便执意分家,母亲与外公外婆几乎净身出户。外公膝下无亲生子,想找个女婿入赘。可谁愿意入赘一无所有的母亲家呢。好在上天有爱心,牵手母亲与一贫如洗的父亲走到了一起。外婆哭着喊着不同意这门亲事,母亲铁了心,因为她看中了父亲的勤劳与善良。我母亲坚信,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,夫妻同心就不怕饿死。

成家之后的生活非常艰辛,灶台是用石块搭的,房子是搭的茅棚,风霜雨雪肆意入侵,栖息于此苦楚难言。一直到国防红卫厂搬迁至嘉兴,我们家争取到原工厂员工保留下来的一间半土瓦房,才算住上了有砖有瓦的房子。

母亲常说,生活是一杯酒,是苦还是甜,不在于酒本身,而在于品酒的人。即便有时候,家里揭不开锅,母亲那颗乐观向上的心,总能把我们全家的心凝聚在一起。母亲穿着朴素,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,全家人的吃穿用度都精打细算。在我五六岁时,我们家造了幢砖瓦房。母亲马上把外公外婆从大舅家接到我们家住,他们的衣食住行一切费用均由我父母承担,直到二位终老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原百亩畈公社要建丝绸厂,组织妇女去余杭某丝绸厂学技术。村里的妇女都没出过远门,听说要去杭城学技术,都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家里的娃咋办?地里的活怎么办?城里是不是都是花花世界?妇女担心,家人疑虑。最后,母亲与同村的一个小姐妹报了名,勇敢地去学,一去就是三个月。

学成回家的母亲,带来了一身技术,比以前也洋气了,烫了一个当时很

流行的卷发,令同村的妇人都很羡慕。在厂子里,母亲是织布能手,先后带出了几个学徒。此后,母亲便一直在丝绸厂工作,直到十几年后,丝绸厂效益不景气面临停厂,才离开了她热爱的岗位。我成家那年,母亲送给我两块被面上绣着“凤穿牡丹”、“双龙戏珠”图案的绸缎绣花被面,上面印有“杭州丝绸”字样。这弥足珍贵的“嫁妆”,一直珍藏在我家衣柜里。

村里人给我母亲取了一个“绰号”——铁人。父亲做木工,早出晚归,家里的事情兼顾得少。母亲除了丝绸厂上班,还要养蚕,还要兼顾地里的农活,从不知疲倦,从来没有喊过累,比村里其他妇女都要能干会干。所以,“铁人”是对她的褒奖。

为了改变咸菜就饭的日子,母亲决定全猪圈养猪。我和哥哥们自然是双手赞成,有了猪肉过年过节可以打打牙祭,再好不过了。夏天的某一天,母亲从街坊邻居那得知镇上千岛湖啤酒厂有酒糟卖,不但价格便宜猪吃了还长膘。第二天,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家的母亲用双轮车推车我,花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走到了离家10余里路的啤酒厂。我帮母亲拎住编织袋口子,母亲把从大漏斗里泄下来的滚烫的酒糟一铁锹一铁锹往里装。七八个袋子装满后过了称约300斤,搬上车后,母亲试拉了几下,又挪了挪酒糟袋,心满意足地上了路。夏天的午后太阳特别毒辣,满头大汗的我陪着母亲走走停停费时费力,但不曾有一句怨言。途径汾口镇仙里村时,一个100余米长的山坡挡在了我们面前。母亲停下来对我说:“兰,车子前轻后重,妈妈拉着费劲,你坐上来,靠前坐,平衡一下车子。”不等我回答,母亲一把把我抱上了车。瘦弱的母亲把双轮车横档往肩上一搭,躬下身子,挪动双腿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时至今日,我还没弄懂母亲瘦小不足80斤的身体为何有这般强大的力量。

母亲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我们兄妹三人都能长大成人,摆脱贫困。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人的希望是:“你们要好好读书,只要你们肯读书,没有钱,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,不要让别人看不起”这句话里。我们兄妹三人没让母亲失望,哥哥在国企上班,二哥有了稳定的工作,我成了一名基层公务员。

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母亲再也不用起早贪黑,但是生活总在不经意间跟我们开玩笑。就在我家生活好转的第二年,父亲突发脑溢血,经救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父亲走得那个晚上,我与母亲睡在一起,但是我们一下没合眼。只是默默无语,背对背独自流泪。父亲的突然离世,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天大的打击。万事万物皆可治愈,唯独人不能复生,母亲一夜白头。

母亲年龄大了,年轻时因劳苦留下的伤痛和疾病,慢慢地表现出来。前年,母亲实在痛得不行,才来电话告诉我们。后经治疗又在病床上躺了两月有余。街坊邻居都说:“你妈这次是真的痛得受不了了,否则凭她的个性能忍都忍了,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去就医的。”母亲永远都是别人口中的那个“铁人”。

近两年,母亲身体愈发不行。每隔一两个月,我大哥都要把她接到县城医院复查,配去一大堆的药物。母亲总是不好意思地说,你们都忙,还要你们照顾,又要花冤枉钱,我真是没用。言语之间,都是对自己的责备以及对子女深深的愧疚。

人生七十古来稀。母亲七十岁这一年,我们兄妹三人特意选了国庆节,回家给母亲做寿。母亲嘴上一直说不,但全家人能够坐在一起,和和睦睦,热热闹闹,心里自然是开心的。

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,唯愿母亲能够身体安康,一切顺遂,正如所有母亲对子女的心愿。

## 小姨婆

●章巧英

小姨婆每次到她妹妹(外婆)家来,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水果糖。大姨婆善解人意,孩子们开口叫了就给一把糖。

我生性腼腆,不喜叫人,一日上学路上在巷口偶遇做客的小姨婆,我脸一红,还不曾开口,小姨婆就先喊我,手迅速掏向口袋,抓出一大把糖果,直往我手里塞,还边催促我赶紧上学去。

小姨婆身材高挑,嗓门高,心直口快,性格泼辣。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,但她对孩子们却特别喜爱、宠溺。

小姨婆家住浪川某村,她喜欢邀请孩子们去她家做客。两个捣蛋的哥哥高高兴兴地去了,把小姨婆家弄得鸡飞狗跳。门口的一口浅浅的小水井,是周边几户人家的饮用水源。那口水井甚是奇异,更像一个长方形的小石槽,置于路沿之下,从地底下涌出一股水流恰好落入石槽之中。水流源源不断,没有人会想到有一天会让两个小孩给舀干。邻居们都来“投诉”。小姨婆后来说起这事的时候边说边笑,满是宠爱。

她家的奶牛也被哥哥们挤牛奶挤怕了。田里屋里乱跑,不得安静。小姨婆也不嫌麻烦好吃好喝照顾着。

听哥哥们讲去小姨婆家的诸多乐趣,我心里也有些羡慕。

一年暑假,小姨让我帮忙照顾三岁的表妹,我欣然去了。某日,小姨婆竟上门来了,也不知道她是听谁说我在小姨家。小姨和小姨婆家相距不远,一路上我们慢慢地走着,到了集市,她挑了一个最大的西瓜,一会儿让我抱着,一会儿

她抱着,走走停停到了家。

听说小姨婆的烧菜手艺有点差,我心里嘀咕着,不知小姨婆会做出什么样的饭菜。那天,很是意外,小姨婆烧的菜还挺美味,尤其是那道炒鸡蛋。

我很喜欢他们家新买的沙发,整日占着,还偶尔跳上跳下,新沙发有几处变黑了。小姨婆看了看,说这沙发弹性好是高级货,喜欢就多坐坐。

我也去看那口小水井,洗个手,喝口水,水冰冰凉,清澈甘甜,令人回味。

快要回自己家的时候,小姨婆让兰花小姨亲手做了一套“马衣马裤”,那样式是当时的时髦款。还带着我到地里摘秋桃,一种小小的野生桃,农村里那个季节自种水果不太有。摘了满满一篮子让我带回家。

那个暑假我得到了两套新衣服,一套小姨婆送的“马衣马裤”,还有一套是小姨送的碎花裙。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

孩子们都长大了,个个结婚生子。某年春节“孩子们”一起给她拜年,小姨婆高兴坏了,一个劲地说啊笑啊。

和小姨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表妹的婚礼上。小姨婆75岁了,面色黝黑,她独自一人参加婚礼,儿子们在外务工没有陪她来,是小姨接她过来喝喜酒的。席间,她喝了一点白酒,说话嗓门仍然很高,直言直语和我们说了一些家常。

看着小姨婆苍老的样子,我不由得心生怜悯,她过得并不容易。很晚我们才分别。

## 可爱的女教师

●云朵

想起了我的老师刘晓梦,她是位年轻漂亮的女英语老师,大我几岁。她曾经把“忍”字写在备课本上。

1982年9月份,刘晓梦老师担任我们班的英语课教学。我所在的班是校高一重点班,学生的中考成绩均在400分以上,而县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。同学们或多或少有点得瑟轻狂,同时还残留几分年少的童真和调皮。她被安排教我们班,足以证明学校领导对她的信任和器重。

“叮铃铃,叮铃铃……”一陈铃声结束。她稳健轻快地走进教室,站在讲台前。同学们也许是要给这位年轻的女老师来个下马威吧。有同学捣起乱来,她和气地规劝,非但没丝毫效果,反而又有同学模仿起她说话的腔调神态来。她似乎有些焦虑,茫然不

知所措,乱了阵脚。正所谓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同学们各自使出绝妙之招,老师流泪了!我虽然没有什么言语动作,可内心却在偷着乐!她用坚定严肃的目光注视下调皮的同学,并没有畏惧退缩,含泪讲完了课,并在备课本上写下“忍”字自勉。

第二次英语课上,同学们又故技重演,刘老师眼眶一红眼泪似乎又要来了。只见她迅速背过脸去面向黑板,少顷转过身来异常坚定地环顾下教室,开始讲解课文。不知怎的,我忽然心生怜悯,同情起老师来,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幸灾乐祸,甚至有劝阻他人的冲动。

几次课后,同学们似乎是黔驴技穷,只有个别同学还在恶作剧,刘老师仍旧严肃地注视他们,并不言语。同学也深知凭己一人之力势单力薄终难兴

风作浪,只得偃旗息鼓,课堂秩序步入正规。

刘老师外柔内刚,是位责任心极强的最美教师。眼泪不代表她的怯懦,而是她如直下飞流般地坚毅刚强与同学们的轻狂调皮,无礼违记行为冲撞产生的浪花,是她为同学们不成熟,不珍惜光阴而忧愁的苦水。老师的忍——忍耐谦让,以德报怨不放弃,充分体现她的崇高修养,教书育人美德。同学们只当她是位柔弱女生,批评教育,严厉责骂都将无济于事,在这种情形之下,刘老师的“忍”无疑是个高招。她这一招让同学们知难而退,感到自惭形秽。

忍,刘老师她做到了!

不知柔情似水,坚毅刚强的刘老师现在在哪?一定过得好吧。



老陈 画